

史海钩沉

宋代出版商如何打击盗版? 在自家书上印“二维码”

刘黎平

保护知识产权、打击盗版和非法出版物,这是现代社会一项很重要的法律工作和文化活动,现代人为此付出很多努力,也付出很大代价,“道”与“魔”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。那么,在古代有没有盗版活动,有没有为维护版权而进行的较量呢?

答案是肯定的。别忘了,印刷术这项科技是在古代的中国发明的,有印刷就必定有出版,有出版就面临与盗版的斗争,古人在这方面的不省心事,一点也不比现代人少,现在我们去一千多年前的宋朝看看。

书坊: “清明上河图”里可找到古代出版商

以印刷为基础的出版行业在宋朝闪亮登场,它有一个实体依托,就叫书坊。它既有生产车间,又有销售门店。

书坊作为新生的行业领头羊,到底有多牛呢?看苏东坡的记载就知道了。他在《李氏山房藏书记》里透露一个重要的行业信息:当时市面上有人印刷“诸子百家”的书籍,每一天的印刷量有多大?“日传万纸”,每天印刷量上万页。这就是当时大宋的一线城市开封的生产情况。

那么,印刷品的主要销售地点在哪里呢?北宋有个叫穆修的读书人也小小剧透了一下:在咱大宋的东京相国寺附近。“携入京相国寺,设肆鬻之”,原来,就在鲁智深看菜园子的附近。想当年,林教头和鲁智深之流的好汉,在相国寺的菜园子喝酒论武,而附近就是书香四溢的书市,奇妙。



古代出版商

如果仔细去看反映北宋汴梁城景象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还能找到开封的书坊,店主在柜台内,着深色衣,购买者在柜台外,着白衣。双方似乎正在讨价还价。

宋朝的“二维码”: 坊号牌记和告白文字

既然有了出版商,那就得有广告,因为有了市场就有了竞争,北宋的出版商们在激烈的竞争中,如何让消费者记住自己,那就得有独特的标志。这个独特的标志就得印在书上,就如同如今的二维码,随时方便读者扫描,当然,现在用手机扫描,过去用眼睛扫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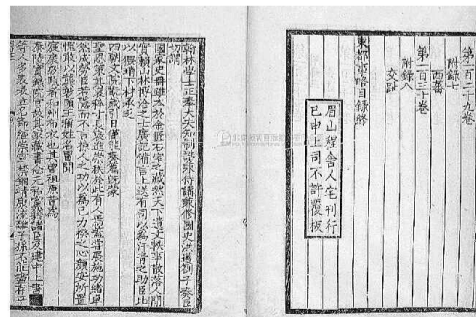
最流行的“二维码”叫做“坊号牌记”,是一个小标记,或者是一个小框框,里面印着说明文字,或者连小框框也不用,直接印着字。就跟现代的二维码相似,放在书本的末尾或者目录的结尾处。这字也不能太多,一行就够,标明出版商的公司名称和地

址,有时候还有印刷出版时间。

如果你在南宋,在杭州街头买到一本名叫《续玄怪录》的玄幻鬼怪小说集,你去翻一翻书的背面,可能有这么一行字在框框里:“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”,也就是说,您手中的这本优质书籍,是临安府的尹家书籍铺公司发行的,地点就在太庙前。如果你觉得好,欢迎下次再来购买。

有时候,出版商还怕说得不够仔细,于是又会饱含深情地再在书尾加上一段告白,希望借此加强与读者、消费者的互动,告白的信息量更大,感情色彩也更浓。

古人怎样维权: 向官府注册,请求保护



书本的末尾或者目录的结尾处,会标明出版商的坊号和申明

有了出版就有了版权,有版权就得申请注册,以得到官方承认,然后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,这种行业状态,在宋朝已经是家常便饭。

例如,在南宋时候的四川,有一家出版公司名叫“眉山程舍人”公司,该公司印刷了一套《东都事略》,在该书的书页上,就申明了版权,以及向盗版行为发出了警告,“眉山程舍人宅刊行,已申上司,不许覆板”。寥寥二十个字,已经把该说的都说清楚了,换成现在的语言,就是说:该书由眉山程舍人公司出版

发行,已经向有关部门申请版权保护,严禁盗版印刷发行。

当然,为了防止和打击盗版行为,不让非法之徒钻空子,有时候话要说得更详细明白,而且还要委托官府出面发表声明,以期取得法律上的效力,并震慑盗版分子。

在南宋理宗年间,两浙转运司为保护合法出版机构的正当权益,防止盗版,专门为一家公司发布了一个公告,该公告说,市面上的《方輶胜览》《四六宝苑》这两本书,是“祝太傅”公司出版发行的,法定代表人吴吉,本公司为这两本书,除了花了几年时间辛勤编辑之外,还耗费大量资金进行印刷,“今来雕版,所费浩瀚”。为了防止不法之徒进行盗版印刷,出售赢利,导致本公司“徒劳心力,枉费成本”,现在本公司将版权在有关部门注册,取得法律约束力,以杜绝盗版的行为,“合经使台申明,乞行约束,庶绝翻版之患”。

在严肃申明之后,还要让声明“发声”,在当时也就是张贴在各处州县的交通要道,让大家都看得到。

宋代出版商的版权意识已经相当明确,而且也有官方的支持,有法律上的规范,而对于如何打击盗版行为,也有具体可行的步骤。根据这些信息,要说宋朝人的出版发行业,已经相当完备,也不算过分。

古代趣闻

汉朝的“闺蜜干政”

郭利

这些天,韩国总统朴槿惠“闺蜜干政”的丑闻被爆出,一时间引人注目。自古以来,外戚干政、宦官干政、后宫干政等等层出不穷,可“闺蜜干政”这词儿还是第一次出现,让人感到无比新鲜。

其实,在中国历史上,也曾有过“闺蜜干政”的情形,只不过那时候还没人在意而已。这位干政的“闺蜜”大大有名,就是著名才女、历史学家班昭。她不仅续写了《汉书》,更在东汉和熹太后邓绥临朝执政的时代深度参与政事,协助太后处理国务,成为“闺蜜干政”的鼻祖。

班昭字惠班,出身史学世家,她的父亲班彪、长兄班固都是著名历史学家。班昭从小生活在文化氛围浓郁的家庭中,耳濡目染,自是有条件博览群书,修炼得才华横溢。14岁时,她嫁给了同乡曹世叔,生下了一个儿子曹成和几个女儿。后来丈夫去世,班昭没有再嫁,而是全身心投入了帮助哥哥班固编修《汉书》的工作中。公元92年,班固因为卷入政治倾轧,被牵连入狱而死,留下尚未完成的著作;汉和帝刘肇亲政后,深为《汉书》未完而遗憾,于是命班昭续写完成。

在与班昭的交流中,皇帝对班昭的才华修为十分钦佩,干脆请班昭入宫教授自己的后妃们读诗诵史,让宫中上下尊称她为“曹大家”。就是在这时候,班昭与汉和帝的贵人邓绥相识,两人一见投缘。邓绥聪慧好学,领悟力又强,让年届中年的班昭十分喜欢,更加悉心栽培。两个人很快成为了超越师徒关系的“忘年闺蜜”。

在班昭的言传身教下,邓绥在宫中处处隐忍,以退为进,最后成功击败了皇后阴氏,于公元102年成为汉和帝的新皇后。四年后,汉和帝病逝,邓绥临朝执政。虽然女性的身份让班昭无法走上朝廷,却始终在幕后帮助邓太后出谋划策,协助她处理政务、治理国家。班昭熟读史书,历代的兴衰成败、为政得失都了然于胸,有着丰富的政治智慧。有了她的指点,年轻的邓太后如虎添翼,初掌大权就有章有法,让大臣百姓都心悦诚服。

对于班昭的“闺蜜干政”,史书并未遮掩,直接记载:“及邓太后临朝,(班昭)与闻政事。以出入之勤,特封子成关内侯,官至齐相。”班昭经常出入宫中,成为太后高参,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。闺蜜如此“干政”了数年,她的贡献太大,除了物质赏赐之外无法再酬答,邓绥只好封了班昭的儿子曹成为侯,后来更官至齐国丞相,成为历代少见的“拼妈族”。

有一次,邓太后的哥哥大将军邓鹭因为母亲去世,请求辞职归乡。邓鹭一直率军镇守边疆,是国家北部的屏障。邓绥不想同意,但哥哥态度很坚决,于是她去征求班昭的意见。班昭引经据典之后说,大将军坚守忠孝之义,请求辞官守制,正是功成身退啊;如果不允许的话,将来若有意外,或者犯了什么小错,就难以保持谦逊礼让的美名了。这是含蓄地告诉邓太后,如果邓家兄弟不急流勇退的话,等一朝你不再掌权,任何小事都有可能引发大祸端。邓太后非常聪明,立刻明白了闺蜜的弦外之音,当即接受了班昭的建议。

邓绥临朝的时代,水灾旱灾频繁发生,但她处置得宜,让人民安居乐业,社会稳定并向前发展,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女主之一。与其他临朝的东汉太后委托父兄管理国家不同,邓绥始终是自己亲自掌管政权,而闺蜜班昭始终在她的身前后身。

班昭安享晚年,直到七十多岁才去世。得知她的死讯,邓太后十分悲痛,当即素服举哀,并派专人办理班昭的后事,隆重安葬了自己的老师兼闺蜜。不过,相比隐身在幕后的“闺蜜干政”经历,班昭历史学家和才女的名声更大、更高,让人们忽略了她的政治家身份。

